

# 西方哲学思想要义

XIFANGZHEXUESIXIANGYAOYI

李培湘 王浩吾 主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西方哲学思想要义

主编 李培湘 王浩吾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浩吾 李培湘 李东升

杨国定 辜堪生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西方哲学思想要义

XIFANG ZHEXUE SIXIANG YAOYI

李培湘 王浩吾 主编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 峨眉)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83千字 印数: 1—7000册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22-063-2/B 001

定价: 2.70元

# 序

对历史，从来就有两种搞法。一是偏重史料的考证、注释、介绍等等；另一是偏重理论的分析。两者在原则上是统一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没有前者不行，历史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根据史料来说话；但是，如果以为可以停留在史料的考证、注释、介绍上，那历史就没有意义了。历史的根本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历史永远是为了活人，而不是为了死人。有人以为，既是写历史，引证史料则越详细越好，似乎非得洋洋数十万言或百万言才有价值。对这种倾向，我个人颇不以为然。如果所引史料，不能用来表达和论证作者的某种理论观点，那么，史料再多也没有有什么用。所以，李培湘、王浩吾等同志想写一本《西方哲学思想要义》，我是很支持的。如果能够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简单明了、清楚明白地介绍一番，从中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我相信，这样的著作可能比百万言巨著对读者的帮助会更大些。

那末，西方哲学思想的要义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思维方式的理论。因哲学与别的学科不同。它不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直接知识，而是关于这种种知识的再认识。例如，物理学研究物理现象，心理学研究心理现象……所有这些对象都是直观中可以给定的。哲学只研究各门学科中都存在的、但又都没有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怎么知道和证明自己

所认识到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又怎么知道自己所认识到的就是客观存在的原貌。这就叫方法论的问题。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圆圈。人们怎么才能证明自己认识到的东西是独立存在的呢？从原则上说，必须证明自己的认识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但怎么去证明自己的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呢？途径只有一条：即证明认识是由外部给予的，不是主观自生的，因而是客观的（或者说首先要证明认识的对象是独立存在的）。这两个问题的证明，正好是一个循环论证，也就是说，正好是一个圆圈。这个圆圈说明了两个问题：（一）认识对象和认识是相互依赖的，把二者割裂开来，二者就都成为无法证明的假设。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德国古典哲学以前的本体论研究和认识论研究最后都走进了死胡同，原因就在于它们以为二者是完全对立的。（二）但相互证明，便等于什么也没有证明。因此，必须使这种证明既是互相证明，又不是简单的循环论证。人类经过了几千年的探索，最后终于找到了这种方法，即辩证法。辩证法不是一门科学或一项具体工作中的具体方法，而是这些具体方法的总结和升华，是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的理论。一部哲学史，确切地说，就是一部思维方式发展史。

这一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形而上学（本体论为主）阶段、反形而上学（认识论为主）阶段、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合流（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阶段。在形而上学阶段，思想家还不知道认识中有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差别，把感觉与对象的关系和思维与对象的关系等量齐观，把有限对象与无限对象等量齐观，实际上便是以为以有限思

维方式也可以把握无限对象。这是直观的素朴的思维方式。

在反形而上学阶段，思想家们看到了认识中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区别，但是他们以为只有那些能还原为直接性的认识才是可靠的。所以，他们要求把思想与对象的关系还原为感觉与对象的关系，把无限的对象还原为有限对象。这样，只有研究有限对象的学科才是科学的，只有有限的思维方式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一句话，原来萌芽于旧形而上学的有限思维方式，便大大发展了起来，得到了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合流的阶段，思想家们清楚地看到了认识过程是由直接性开始，经过间接性，再回到直接性。这是因为他们敢于承认感觉与对象的关系和思维与对象的关系是不同的，认识是从经验中提供的有限的东西开始的，但要认识又必须超出经验、超出有限。不过，这种超出不是离开，而是更深刻的理解经验，理解有限的东西。人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或者说，人们直接与之打交道的对象，都是有限的对象。把握这些有限对象的方法不仅是多种多样，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是，认真研究这些有限的方法，并不是各不相关的，而是相互证明的。即正好是一个圆圈。这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即无限思维方式。正如无限不是在有限之外，而是蕴含在有限之中，辩证思维方式或无限思维方式，也不是和有限思维方式（分析的或综合的、归纳的或演绎的）绝对对立的。从实践上看，有限思维方式中便蕴含了无限思维方式，是运用有限思维方式的指导思想；从理论研究上看，有限思维方式成了无限思维方式的内在环节。

我以为，我们还处于建立这种思维方式的初期。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使这种思维方式系统化了。费尔巴哈，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做了大量的改造工作，使辩证法能立于唯物主义的基地。这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中。

同时，还要指出，所谓思维方式，不能仅仅从狭义的认识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人的大脑终究不是一面镜子。它要反映存在，不过是在知、情、意统一的基础上来反映的。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都能体会到指挥自己行动的，不仅有知，而且有情和意。在不少场合，情和意的力量远远超过了“知”的力量。如果脱离了情和意，便不可能了解人的认知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我认为，随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能力的提高，情和意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研究思维方式一定不要忽视了这点。所以，我们所说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人类全部活动方式的理论表现。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我们现在的认识论作系统一点的看法。我们现在的认识论，主要是研究由感性到理性等问题，我以为这是不对的。这是还没有完全超出经验主义的表现。因为这些内容主要是关于认识活动的实证知识，即思维科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不是关于认识活动的再考察。可能认识论应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下三方面：一是知和行的矛盾统一的运动；二是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的矛盾统一的运动；三是知和情、意之间的矛盾统一的运动。如此看来，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所谓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是没有根据的了。它们都有点像瞎子摸象，摸到哪部位，便强调哪部位。但象却是这些部位的一个有机整体。

按照我上面的看法，在思维方式的研究中，特别要注意

两个问题：一是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二是传统所谓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多年以来，一直流行一种说法，辩证的思维方式是唯一科学的思维方式。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这种说法，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一切有限的思维方法都是错的。其实，辩证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深刻，并不是在于它排斥了各种有限的思维方式，而是把各种有限思维方法当成了一个整体。物理学有物理学的方法，心理学有心理学的方法，……不能说一切科学、一切工作都只能按同一种方法来进行。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即形而上学的。所谓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主要的就是无限思维方式与有限思维方式的关系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搞科学的人便会以为哲学对他们是没有用的。哲学是不能提供任何实证的知识，但是它却能指明人的认识不断前进的道路。

其次，在欧洲的历史上，所谓科学，是指对某种外在的给定的事实作出了描述或说明。至于由人的主动的活动而引起的结果，似乎便不在科学的范围中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直到今天还在我们的不少同志中顽固地保存着。例如，他们听不得人说设定自己的认识对象，以为这便是唯心主义了。事实又如何呢？大家知道，动物只是适应外部环境，而人却要改造外部环境。这就是说，动物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环境，而人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他对环境的改造。这不就是说，环境对动物来说是给定的，对人来说却是待定的。什么叫待定？待定便是设定。因此，如果否定了人与对象的关系是待定或设定的关系，那便把人当成了动物。所以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我的这些提纲式的想法，可能与作者原来的想法并不一定一致。如果他们觉得有点合理之处，那么可供参考；如果他们觉得没什么可取之处，那么也可批判。我以为我们的哲学原理界，真正有内容的批判和反批判的争论太少了。这种争论多一点，我们的哲学原理进步就能快一点、大一点。

不过，我相信我的想法，与作者们的想法不会相距太远。我虽没有看过本书的书稿，但却看过他们的“编写提纲”。提纲中说：“本书坚持地把哲学和哲学史融于一体，着力于把握哲学意识发展的特征和内在规律。”这个看法与我多年来的想法是一致的。这就是我答应写一篇序，支持他们的工作的根据。我希望他们的书稿真正能反映这个精神。现在的提纲似乎还反映得不够。当然，这一工作是开创性的工作，要作好它是不容易的。但是，只要有为真理而奋斗的决心与勇气，终有一天能做到的。

我们这个时代是理论上将出现重大创新的时代，是一个理论工作大有作为的时代。这份荣誉到底属于谁呢？那就要看人们的决心、勇气和毅力了。

朱德生

一九八七年四月

# 前 言

西方哲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上下三千年，纵横百余家。若对它作全面系统的论述，不仅卷帙浩繁，也非我辈力所能及。本书之所以用《西方哲学思想要义》命名，意在不求其系统翔实，面面俱到，而在于探求其精要大义，将西方哲学历史发展中的精华呈现于读者。

哲学与哲学史是有区别的，但从本质上说，两者又是同一的。没有哲学史也就没有哲学，哲学的生命和活力正是体现于它的发展中，哲学的原理总是随着哲学理论思维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具体和完善；相反，没有哲学，也就没有哲学史。哲学史不是历史材料的偶然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定的哲学史规律的发现又总是离不开一定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是一致的，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考察和发现哲学意识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本书正是力求将哲学史和哲学融为一体，着力于把握哲学意识发展的特征和内在规律。同时，我们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才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从事西方哲学教学、研究的同志联合起来，共同探索和研究我们所理解的西方哲学思想的要义，即哲学意识发展的特征和内在规律。

所谓哲学意识，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以理论的形态把握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特殊思维方式，也是哲学的自我意识及其发展过程。

作为哲学形式的社会意识与其他社会意识之不同，最根本的就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黑格尔曾明确地把哲学界说为“特殊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哲学思维无论与一般思维如何相同，无论本质上与一般思维同是一个思维，但总是与活动于人类一切行为里的思维，与使人类的一切活动具有人性的思维有了区别”。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sup>①</sup>这种“概念性的认识”，是“把别的意识当作存在着的并直接地独立自存的事物，却只认为是构成概念的一个理想性的环节。”<sup>②</sup>就是说，哲学思维方式并不否定别的意识的独立存在，而是要借助于其他意识成果进行再认识，使之成为哲学概念式认识的一个环节，哲学意识只是其他意识的反思。

思维方式决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容的决定者。方法论和世界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因此，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都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sup>③</sup>，它给人类提供的也只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意识的一切发展变化，都是取决于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朱德生教授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指出：“一部哲学史，确切地说，就是一部思维方式发展史。”

哲学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有它特殊的对象，从而构成它特殊的意识内容。

哲学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哲学的对象不同于具体科学的对象。各门具体科学都是以世界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为对

①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3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象，它们的对象都是直接的有限的存在。各门具体科学真理也只能适应于它所研究的特殊领域。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思维方式，它是以世界整体为对象，这种对象是无限的；它要经由有限而把握作为无限对象的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因而哲学的真理能够适应于一切领域。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正是无限与有限、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作为哲学思维对象的整体世界，不是混沌未分的世界，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世界的整体性正是通过各种关系而得以表现的。在这个人化的世界中，“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sup>①</sup>世界的各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正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总体关系的最高层次的抽象和概括。哲学思维正是通过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考察，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进而把握世界总体（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并构成哲学意识的基本内容。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意识的发展都是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而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哲学派别层出不穷，哲学观点众说纷纭，但是，这一基本线索却是清晰可见的。

哲学意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式，既是决定于它的特殊思维方式、特殊的对象和内容，同时也决定于哲学的自我意识。所谓哲学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当然这种自我意识、自我反思，是通过哲学家的头脑来实现的。哲学正是在对自身的反思中，意识到它独立存在的理由以及它特殊的功能和作用。这种哲学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

的自我意识活动，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连续进行、从未间断的。

从希腊古哲提出“爱智慧”、“智慧在于说出真理”、把“那些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称为哲学家”，到亚里士多德以研究“存在的存在”把哲学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的自我意识就不断地显示出来。近代哲学的创始人培根和笛卡尔，都把哲学作为各门具体科学之母，要以哲学的沉思为科学提供普遍原理和方法，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康德为哲学、科学和神学划分了各自的范围，并认为，只有拯救哲学，才能发展科学。黑格尔对哲学的对象、思维方式和功能作了全面的规定，对哲学与科学和神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对原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现代西方实证主义以哲学为“科学之科学”而自负，人本主义以哲学为人指明出路而自居。这一切说明，西方哲学是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也正是西方哲学自身的自我意识的过程。正是这种自我意识过程，使西方哲学意识能够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历史系统。与东方哲学相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西方哲学意识的重大特征。

西方哲学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哲学意识的演变又总是以一定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按照思维方式发展所呈现的形态，大致可以把哲学意识作这样的划分：古代朴素的直观的思维方式的哲学意识、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哲学意识、近代辩证思维方式的哲学意识、现代非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哲学意识、与非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同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哲学意识。

人类意识现象的出现是十分古远的事。“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知的环境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sup>①</sup>这种意识是原始思维方式的产物，原始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是在一种混沌未分、浑然一体的感性具体中进行的思维。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和神话的世界观。

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跨入文明时代，在原始的宗教和神话的母体中，逐渐生长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使人们逐渐从原来那种混沌未分的拟人化的思维方式中挣脱出来，意识到自我与自然的区别，把自然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于是便出现了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意识。

初期哲学对自然的思维，还没有摆脱原始宗教的思维方式，脱离感性具体。它借助于感性形象如水、气、火等，作为自然的整体表象来思考自然。只是到了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的提出，才为古代本体论奠定了新的基础，建立起概念、推理的逻辑思维方式。

巴门尼德通过他的逻辑抽象，把本质与现象、感觉对象与思维对象对立起来，并从中引发出一个为后来的哲学家们深思的问题：什么是作为万物本体的真实存在？对此，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继承了自然哲学的传统，着眼于直观的自然现象，把原子和虚空理解为真实的存在，以规定世界的本质，把原子和虚空所组成的世界作为思维对象。柏拉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35页。

图的理念论则偏重于思维的抽象，它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理念，并以理念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作为思维的对象，而把现象世界看成是理念世界的派生物。原子论和理念论通过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

亚里士多德明确了哲学研究的对象，从而把哲学与各部门“所谓特殊科”区别开来。他对前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综合。认为以往的哲学思考，都是以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的分裂为前提。他试图以个别事物为中心，通过“作为存在的存在”的考察，从个别事物中去寻求本质、一般和普遍原因。他把形式和质料看作个别事物生灭变化的根本原因，“作为存在的存在”、通过一系列因果论证、范畴转化，建立起第一个逻辑严密的本体论体系。

亚里士多德力图以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作为思维的对象，极力发现思维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逻辑思维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规律，从而把古代哲学思维方式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古代哲学意识系统化。

古代哲学意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达到了它的最高程度，但是它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是朴素的、直观的，它还无力摆脱和战胜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强大力量的宗教意识。后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奴隶主阶级的没落，哲学便逐渐转向神学，成为新的社会宗教——基督教的理论来源和逻辑论证方法。到了中世纪，哲学完全变成了“神学的婢女”，使哲学意识神学化。

古代哲学意识脱胎于原始的自然宗教，经过一度繁荣，最后又回到更高的社会宗教，完成了它的第一个大的圆圈式

的发展过程。古代的哲学和宗教这两种形式的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都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思维的对象，都是形而上学，哲学所探求的超验本体和普遍原因，在神学看来就是神。哲学怎样才能摆脱神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正是近代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意识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使西方哲学意识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折。这次转折的根本标志是，哲学理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古代哲学主要是面向客体，探讨自然的普遍本质，寻求万物的本原，研究本体论。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重点由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由面向客体转向反省主体，人们的理性能力受到了极大的推崇。相对于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哲学理性主义，犹如巨大的洪流，荡涤着被神学污染了的精神世界。哲学意识正是在近代理性主义运动中发展。

近代哲学意识是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那么，理性的思维与古代探讨的存在又是什么关系呢？于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终于被合乎逻辑地提了出来。近代的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把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探讨，这是近代哲学意识的显著特征。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无论是培根还是笛卡尔，都是一定思维方式的创始人。马克思指出：“笛卡尔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sup>①</sup>他们两人都共同认为，只有改变旧的思维方式，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才能为哲学的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8页。



础。但是，他们两人又各持一端，建立起两种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

培根创立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和笛卡尔创立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都是理性主义的。但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他们的认识水平都只达到了理智（即知性）的程度，他们都是在对立分离中思维，都是坚持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偏重于事物的现象和主体的感觉能力，用经验作为沟通理性与自然的桥梁，把认识看成是对象的直观的反映，从经验的归纳中求得普遍知识。但这不但不能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结果还导致了贝克莱的唯我论和休谟的怀疑论。唯理主义思维方式，则偏重于事物的本质和主体的理解能力，认为认识不在于感知其现象，而在于理解其本质。由于它否定感觉的作用，把认识理解为对本质的直接把握，通过天赋的理智能力演绎出普遍必然的真理，结果走向独断论。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持一端，各有其片面的真理性，但都不能全面地把握具体的真理。法国唯物主义对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行了综合尝试，但未能成功。

到了康德的时代，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都陷入了绝境。康德通过“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对两种思维方式的理论进行综合，对主体的结构和客体的层次作出了区分，试图通过先天普遍形式和后天经验质料的结合，来实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康德的努力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为德国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发展，最后由黑格尔集其大成。辩证思维方式在黑格尔这里形